

## 明清通俗小说作者“别号”蠡测

纪德君

**提 要** 明清通俗小说作品往往只署作者的“别号”,这些“别号”虽然扑朔迷离,但对之进行解译,却可以看出通俗小说作者共有的生存状况、精神面貌,即他们大多数出身寒微,科举蹭蹬,仕途坎壈,穷愁落魄,混迹于社会下层,并且多因老不得志而佣于书坊或著小说以自遣。这种生存状况、精神面貌对通俗小说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。

**关键词** 通俗小说 作者 别号

中国古代小说,特别是通俗小说,在封建时代通常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“稗官野史”,文人学士一般不屑为之,即使为之,也多半不肯暴露其真实姓名,其作品往往只署别号,或干脆不署名。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<sup>①</sup>著录了唐代至清末白话小说 1164 部,其中署作者姓名的只有 186 部,且大部分为晚清小说作者,其生平情况又多半模糊不清;署别号者 606 部,只有少数能考出真实姓名,如明末“墨憨斋”是冯梦龙、清初“烟水散人”是徐震等;不署名者 372 部。这就为人们研究明清通俗小说作者,了解其编创小说的情况带来了很大的难度。不过,通俗小说作者的“别号”虽然扑朔迷离,但也多少会透露出一些耐人寻味的信息;通过对这些信息的解译与归纳,自然也会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明清通俗小说作者的生存状况、精神面貌与创作心态。

—

明清通俗小说的作者们往往喜欢以“××散人”、“××道人”、“××居士”、“××山人”、“××主人”,以及“××渔樵”、“××渔隐”等自称,这些称号显然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状况、精神心态等有较密切的关联。

比如,以“××散人”自称者,一般就含有不为世用、闲散无聊而著小说之意。唐陆龟蒙《江湖散人传》曾云:“散人者,散诞之人也。心散、意散、形散、神散,既无羁限,为时之怪民,束于礼乐者外之曰:‘此散人也。’”<sup>②</sup>如古吴金木散人(《鼓掌绝尘》)、鹤市散人(《凤箫媒》、《醒风流》)、坐花散人(《风流悟》)等别号,似即含有陆氏所言之意。烟水散人在其所著小说《女才子书》的序言中就自称其“笔尖花足与长安花争丽”,怎奈生不逢时,才高难售,致使“一种迈往之志,恍在春风一梦”,在穷愁无聊的情况下,他才不得已将

<sup>①</sup> 江苏社科院明清小说研究中心编《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》,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0 年版。

<sup>②</sup> (唐)陆龟蒙《笠泽丛书》卷 1,四库全书本。

“唾壶击碎,收粉黛于香闺;彤管飞辉,拾珠玑于绣闼”,“结一天际想于无何有之乡”,做起了“游仙之虚梦”。<sup>①</sup>烟霞散人作《斩鬼传》,也是为了“销磨清昼,排遣素怀”,<sup>②</sup>以鬼喻人,借钟馗斩鬼之事,来讽时骂世。

以“××道人”自称者,则寓含了散诞、无聊之意。晋葛洪《抱朴子·行品》云:“居寂寞之无为,蹈修直而执平者,道人也。”<sup>③</sup>如白云道人(《赛花铃》、《玉楼春》)、东山云中道人(《平鬼传》)、落魄道人(《常言道》)、吴中梅庵道人(《四巧说》)、云间嗤嗤道人(《催晓梦》、《警寤钟》、《五凤吟》)、云游道人(《灯草和尚》、《换夫妻》)等。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本人是道教徒,只是向人暗示其寂寞、无为,抑或落魄、无聊罢了。如落魄道人作《常言道》,即称自己只是“随意攀谈”,“出口乱道”,“虽属不可为训,亦复聊以解嘲,所谓常言道俗情也”。<sup>④</sup>

以“××野人”自称者,则含有草野之民、隐逸之士的意思。宋王禹偁《题张处士溪居》诗云:“云里寒溪竹里桥,野人居处绝尘嚣。”<sup>⑤</sup>如齐东野人(《隋炀帝艳史》)、江西野人(《怡情阵》)、青阳野人(《春灯迷史》)、吴航野客(《驻春园小史》)、西泠野樵(《绘芳录》)等,既有点自谦的味道,又流露出隐逸的气息。清西岭野樵《绘芳录序》即云:“近岁贫居无聊,思欲作小说,以自述生平抑郁之志,得八十回,颜曰《绘芳录》,越十稔而始成。”<sup>⑥</sup>

以“××居士”自称者,也隐含虽有德才却隐居不仕或未能入仕而著小说之意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云:“齐东海上居士曰狂裔、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:‘吾不臣天子,不友诸侯,耕作而食之,掘井而饮之,吾无求于人也。’”<sup>⑦</sup>不少小说家自称“居士”,似有此意。如艾纳居士(《豆棚闲话》)、半闲居士(《说呼全传》)、讷音居士(《三续金瓶梅》)、醒世居士(《八段锦》)、醉竹居士(《龙阳逸史》)、梦庄居士(《双英记》)等。如天空啸鹤在《豆棚闲话叙》中即称该小说作者艾纳居士为“当今之韵人,在古曰狂士”,虽然才智过人,但却“卖不去一肚诗云子曰”,只得“化嬉笑怒骂为文章”。<sup>⑧</sup>明代钟山居士著《西汉通俗演义》,也是“因闲居无聊,偶阅《西汉》卷,见其间多牵强附会,支离鄙俚,未足以发明楚、汉故事,遂因略以致详,考史以广义,越岁,编次成书。”<sup>⑨</sup>

以“××山人”自称者,也带有闲散、隐逸的色彩。唐王勃《赠李十四》诗云:“野客思茅宇,山人爱竹林。”<sup>⑩</sup>如樵云山人(《飞花艳想》)、瘦秋山人(《金台全传》)、竹溪山人(《粉妆楼全传》)、竹溪修正山人(《碧玉楼》)、醉月山人(《狐狸缘》)、吟梅山人(《兰花梦》)、松滋山人(《铁冠图》)、云封山人(《铁花仙史》)等,观“山人”之前的修饰语,即可领略其清雅、脱俗、隐逸的风采。雒衡山人就是在“仕路犹赊”,“溽暑蒸人,洼居甚苦”的

① [清]烟水散人:《女才子书》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,第2页。

② 兼修堂本《斩鬼传·跋》,《斩鬼传》,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,第192页。

③ [晋]葛洪著、孙星衍校正《抱朴子·外篇》,北京: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,第446页。

④ [清]西士痴人:《常言道序》,见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第1650页。

⑤ [宋]王禹偁《小畜集》卷七,四库全书本。

⑥ 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第1221页。

⑦ 王先慎《韩非子集解》,《诸子集成》(五),北京: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,第234页。

⑧ [清]艾纳居士《豆棚闲话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,第143页。

⑨ [明]钟山居士《西汉通俗演义序》,见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第878页。

⑩ 《全唐诗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,第167页。

境况下,应书坊主之请,编写《东西晋演义》的。<sup>①</sup>

还有部分以“××主人”自称者,如古吴素庵主人(《锦香亭》)、苏庵主人(《归莲梦》、《绣屏缘》)、桃源醉花主人(《别有香》)、心远主人(《十二峰》、《二刻醒世恒言》)、学圃主人(《说呼全传》)、松竹草庐爱月主人(《比目鱼》、《戏中戏》)、小隐主人(《海外奇缘》)等,也无疑映现了作者远离尘嚣的隐世身姿。

至于以渔樵、渔隐等自称者,其隐世色彩就更浓了。如西湖渔隐(《欢喜冤家》)、月湖渔隐(《野草闲花臭姻缘》)、鸳湖渔叟(《说唐演义全传》)、西湖渔樵主人(《济公传》)、西泠野樵(《绘芳录》)等。江左樵子在《樵史演义序》中自称“樵子日存山中,量晴较雨,或亦负薪行歌。每每晴则故人相过,携酒相慰劳;雨则闭门却扫,昂首看天。一切世情之厚薄,人事之得丧,仕路之升沉,非樵子之所敢知,况敢问时代之兴废哉!然樵子颇识字,闲则取《颂天胪笔》、《酌中志略》、《寇营纪略》、《甲申纪事》等书,销其岁月。或悄焉以悲,或戚焉以哀,或勃焉以怒,或抚焉以惜,竟失其喜乐之两情。久而樵之以成野史。”<sup>②</sup>可见,他既以故国遗民的身份,遁隐山林,借野草闲花、纵酒放歌来消遣岁月,同时又“不樵草木而樵史书”,“久而樵之”,写成了小说《樵史演义》。

## 二

以上这些作者的别号,虽然令人眼花缭乱,但大都从某些侧面,或隐或显地透露了作者们出身寒微、不为世用、隐居一方、散诞无聊、闲逸落拓等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。由此不难推知,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无科举功名的布衣文人,他们因栖身于民间,时感落寞郁闷,闲散无聊,才不得已作小说以遣怀的。这从上举的一些小说序跋或正文中即能得到初步印证。这里不妨再举几例,以引申补论之。

清代“庾岭劳人”在其所著小说《蜃楼志》一开头就以诗自明其身份、志趣:

提襟露肘兴阑珊,百折江湖一野鹑。傲骨尚能强健在,弱翎应是倦飞还。

春事暮,夕阳残,云心漠漠水心闲。凭将落魄生死笔,触破人间名利关。

小说最后一回,他又一次作词自诉其功名失意的心绪:

心事一生谁诉,功名半点无缘。欲拈醉笔谱歌弦,怕见周郎腼腆。

妆点今来古往,驱除利锁名牵。等闲抛掷我青年,别是一般消遣。

可见他是一个穷愁落魄、傲骨嶙峋的下层文人,只因“心事一生谁诉,功名半点无缘”,所以在“心闲”、无聊的境况下,才借小说创作来“触破人间名利关”、“驱除利锁名牵”,以求自我“消遣”。小说名为《蜃楼志》,即隳括了他的创作用意。

“潇湘仙史”在《三分梦全传自序》中则自称“仆隐居三十年,有田数亩,足以贍口。……近因阴雨弥月,荒斋无事,闲将历年偶有所闻于友人者,摭拾凑成小说一部,亦前人《邯郸梦》传奇之意也。”<sup>③</sup>像“潇湘仙史”这样老大无成,闲居无聊而编创小说的,可谓在在有之,如天然痴叟(《石点头》)、中都逸叟(《征西说唐三传》)、中山灌花野叟(《意内缘》)、燕山逸叟(《南朝金粉录》)等,作者既然以“叟”自称,想必已是老人了。天花藏主

① [明]雒衡山人:《东西两晋演义序》,见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第940页。

② [明]江左樵子:《樵史通俗演义》,北京:中国书店1988年版,第1页。

③ [清]潇湘仙史:《三分梦全传自序》,见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第1313页。

人、烟水散人等,也在其小说序言中慨叹其“淹忽老矣”,“彩笔并白头低垂”,<sup>①</sup>“鬓丝难染,徒生明镜之怜”。<sup>②</sup>实际上,明清时期有相当一部分通俗小说包括《野叟曝言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等,都是一些文人在晚年落寞孤苦或百无聊赖的情况下创作的。清人许宝善即说《娱目醒心编》的作者“草亭老人”,因为“老不得志,著书自娱”。<sup>③</sup>还有部分作者则是在缠绵病榻时作小说以自慰的。清姑苏痴情士《闹花丛序》即云“今岁孟秋,友人以庞刘事请予作传。……予适抱病间,起传庞刘事,只以自怡。”<sup>④</sup>清赵小宋《梅兰佳话序》云“吾友曹子梧岗,洵翰苑才也。厄于病,自食饬后即淡心进取……遂坐床凭几,信笔直书,撰此一段佳话。”<sup>⑤</sup>

也有部分作者的别号,则昭示了其身任草莽,心系朝政的臣民身份,如“吴越草莽臣”、“西湖野臣”、“蓬蒿子”等。吴越草莽臣即声称,魏忠贤倒台后,他身在“草莽”,“不胜欣快”,而又“终以在草莽,不获出一言暴其奸,良有隐恨”,因此为了“暴其奸”而泄愤,他才创作了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。<sup>⑥</sup>“西湖野臣”也自云“野臣切在野之忧也久矣”,出于对国势飘摇的忧患,他才创作《皇明中兴圣烈传》。<sup>⑦</sup>蓬蒿子作《定鼎奇闻》,也是身在草野,而心存魏阙,借小说探索国家治乱兴衰之道。

还有的作者别号则透露出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气质,如东鲁古狂生(《醉醒石》)、西泠狂者(《载花船》)、真斋名衢逸狂(《征播奏捷传》);或显示其醒世化民等创作精神,如“独醒道人”,即寓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之意,其所著《枕上晨钟》,即为警世小说。他还化名“不睡居士”,作《叙》称“独醒道人缘见世风之不古,人事之乖离,非铤而走险者,即媚而善柔;非势利之成城,即炎凉盖世,纷纷如梦,比比若狂,不觉临风浩叹,扼腕兴嗟,乃成《枕上晨钟》一册。”<sup>⑧</sup>其所著《鸳鸯针》,亦为针砭时弊,救度世人所作,如该书序言所云:“世人黑海狂澜,滔天障日,总泛滥名利二关……道人不惜和盘托出,痛下顶门毒针。此针非彼针,其救度一也。”<sup>⑨</sup>而“潇湘迷津渡者”(《笔梨园》、《都是幻》),也自然隐含以小说为世人指点迷津之意。

晚清时期,一些小说作者的别号更具有个性色彩或时代气息,如痛哭生(《仇史》)、血泪余生(《花神梦》)、遭劫余生(《扫荡粤逆演义》)、萧然郁生(《新镜花缘》)、古之伤心人(《亚东潮》)、杞忧子(《苦学生》)等,即表现了作者忧伤时势、愤激失望的创作心态;而虎林真小人(《一字不识之新党》)、俗士(《竟如何》)、小笨伯(《中国女儿英雄史》)、野蛮

① [清]天花藏主人:《合刻天花藏才子书序》,《玉娇梨》,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,第227页。

② [清]烟水散人:《女才子书自序》,《女才子书》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,第2页。

③ [清]许宝善:《娱目醒心编序》,见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第827页。

④ 引自石昌渝主编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(白话卷),太原: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,第238页。

⑤ 引自石昌渝主编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(白话卷),第228页。

⑥ [明]吴越草莽臣: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自叙》,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,第692页。

⑦ [明]西湖野臣:《皇明中兴圣烈传序》,《古本小说集成》之《皇明中兴圣烈传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,第1—2页。

⑧ [清]不睡居士:《枕上晨钟叙》,引自石昌渝主编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(白话卷),第526页。

⑨ [清]独醒道人:《鸳鸯针序》,《鸳鸯针》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,第1页。

(《摇头痴官》)、顽石(《情天恨》)、玩时子(《滑头现形记》)、东亚寄生(《情天劫》)、废物(《凄风苦雨录》)等,则又带有自贬自嘲、玩世不恭的意味。

此外,不少小说作者的别号还显示了作者所处的地域,如樵李烟水散人(《女才子书》等)、鸳湖渔叟(《说唐全传》的编订者),据“樵李”、“鸳湖”可知其为浙江嘉兴人。云间嗤嗤道人(《警寤钟》)所标之“云间”,指江苏松江;古棠天放道人(《杏花天》)所标之“古棠”,则位于江苏六合县。至于吴中梅庵道人(《四巧说》)、西湖渔隐(《欢喜冤家》)、西湖逸史(《天凑巧》)、江宁仙池山人(《闺阁完人传》)、古吴金木散人(《鼓掌绝尘》)、钟山居士(《西汉通俗演义》)、秦淮墨客(《杨家府演义》)、金陵云崖主人(《龙图刚峰公案合编》)、庾岭劳人(《蜃楼志》)等,其所在地区更是一目了然。从别号呈现的地域情况看,作者大多来自江浙一带,可见这里的确是明清小说创作中心。

有的别号还表明了小说作者的书坊主身份,如崢霄馆主人、素正堂主人、酌玄亭主人等,其中“崢霄馆”、“素正堂”、“酌玄亭”,即为书坊名称;或据序跋可知,某些小说的作者是在穷愁潦倒的情况下,佣于书坊,编小说而为稻粱谋的。如清初烟水散人在《桃花影·自跋》中就说“今岁仲夏,友人以魏卞事,倩予作传,予亦在贫苦无聊之极,遂坐洙水钓矶,雨窗十日,而草创编就。”<sup>①</sup>

总之,根据“别号”,结合小说序跋或正文等,也多少可以揭示许多明清小说作者共有的生存状况、精神心态等;如果再对照那些有名有姓者的生平经历,那么可以看出明清小说作者的共有特征,即大多数出身寒微,科举蹭蹬,仕途坎壈,穷愁落魄,混迹于社会下层,并且多因老不得志才佣于书坊或著小说以自遣。清佩蘅子曾说彼时著小说者多因“英雄失志,狂歌当泣,嬉笑怒骂,不过借来抒写自己这一腔块磊不平之气”。<sup>②</sup>清无名氏也说:“世之作小说者,或写牢骚,或抒激愤,或夸学问渊博,或诤经济宏深,或以雪月风花荡人心志……。”<sup>③</sup>清末王钟麒则总结说“吾谓吾国之作小说者,皆贤人君子,穷而在下,有所不能言、不敢言,而又不忍不言者,则姑婉笃诡诵以言之”。<sup>④</sup>这些申述堪为作者“别号”的形象注脚,它们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明清通俗小说作者的生存处境、创作动因及其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纪德君 广州 广州大学人文学院 510006)

(责任编辑 晓 宁)

① 引自石昌渝主编《中国古代小说总目》(白话卷),第377页。

② [清]佩蘅子:《吴江雪》第9回,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,第50页。

③ [清]佚名:《续儿女英雄传序》,见丁锡根编著《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》,第1593页。

④ 王钟麒《中国历代小说史论》,参见黄霖、韩同文选注《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》,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310页。